

■ 史海钩沉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资料图

北宋人均GDP超千美元
因何走向衰落

众所周知，宋代是我国经济工商业发展的一大关键，尤其是新兴城市集镇的出现，初步形成了市民阶层，从而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起点。某种程度上，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正是这种城市化进程的应运而生。

以占据画卷中央的第二段落虹桥部分来说，忽而有满载货物的航船驶入虹桥，四下看客众多，忽而有骑马和坐轿的两班人在桥头互不相让，争执不休，忽而又有赶毛驴的平民老汉，人声嘈杂，指手画脚，整个场面沸沸扬扬，即便远隔千年，我们似乎仍旧能依稀闻见北宋都城的市声喧腾。

而最能凸显北宋都市生活细节的，则是画面里鳞次栉比的各类店铺和街肆上的诸般热闹。

按唐制，唐朝的居民区分为大小不等的114个“坊”，“坊”与“坊”之间，“坊”与“市”之间，以高大的“坊墙”或“市墙”隔开。唐时每天早起鸣钟，各坊门闻声启，百姓行一日之事，待日落鼓响，各坊门亦随着城门同时关闭，实行宵禁，违者称为“犯夜”。而行贸易之事的“市”，也须依鼓钲而行，“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。日入前七刻，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”。除了时间上的限制，唐代对集市贸易还有空间上的规定，换句话说，这种全面管理方式固然使城市商贸生活有序规范，但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城市生活的多元发展。

到了宋代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坊市的界限不复存在，也不再有什么钟鼓之声来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，相反东京城的夜市日益兴旺，政府亦不加禁止，宋徽宗年间则臻鼎盛。据《梦华录》所述，北宋后期的开封城里，条件好些的市井人家“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，不置家蔬”的，夜市要闹到夜半三更，而消歇一时，“才五更又复开张”，即便寒冬风雪抑或阴雨满天，也不停市。甚至《铁围山丛谈》卷四载，时人颇受蚊蚋之苦，但独都城马行街无蚊蚋。因为此地酒楼繁盛，人物嘈杂，灯火照天，每天要待四更方歇，竟然连蚊蚋亦无滋生繁衍之地。

换言之，传统的“坊市”制度此时已彻底为“街市”制度所取代：城中居民区与商业区互为交叉，街衢互通，商业时限也被打破，日常生活与商业贸易更趋便捷。

摘自《中国经营报》

有“京师锁钥”之称的密云古北口，是万里长城上的重要隘口，也是长城抗战双方投入兵力最多、战况最激烈、对战局影响最大的主要战场。中国军队在这里打响了北京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。



古北口 打响北京抗战第一枪

古北口战役历时75天，中国军队以伤亡1.6万余人的代价，毙伤日军7000人以上，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。

帽儿山七勇士

到密云古北口镇寻访82年前古北口战役的遗迹，记者听到最多的两个字，就是“惨烈”。有何等惨烈？且看帽儿山。

帽儿山位于古北口老城东门外1公里处。远远望去，就是一处六七十米高的山头，山坡上遍植翠柏，山顶处却是寸草不生，岩石裸露。

“听老人们说，这山远看特别像帽子，所以取名叫‘帽儿山’。后来被日本鬼子轰炸，山头生生给炸平了。”担任向导的古北口村村民张桂芬告诉记者，古北口战役中著名的帽儿山七勇士就牺牲在这里。

退回到82年前，帽儿山这座孤零零的小山头，当时却是一处战略要地。站在其山顶上，可以观察周遭各主要战场、阵地的战斗情况。1933年3月，中央军第17军25师抵达古北口后，即派出145团的一个班7名战士在山顶上建立军事哨所，用电话传递周围的战斗信息，及保卫古北口城右翼的军事行动。

作为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解说员的张桂芬，这几年查阅了大量史料，对帽儿山上7名战士的故事烂熟于心。

“1933年3月11日，日寇攻破我军第一线阵地将军楼，乘胜以主力向古北口城和龙王峪包围、猛攻。古北口东关外的北山，逐步被敌人占领。12日，我军大部队开始往外撤退，日本人穷追猛赶。这时候，帽儿山哨所的7名战士马上投入战斗，掩护大部队撤离。敌人发现帽儿山上有人，调来几门重炮不停地向山上轰。我们的战士就凭一挺机枪、6杆步枪向敌人还击，一直坚持到大部队撤离。”

部队撤离了，按理说，帽儿山上的这几名战士也可以撤离。“山后面有一条小路，想走随时可以走。”张桂芬说，“可当时因为通讯中断，战士们没有得到撤退命令，谁都没走，全部在山顶坚守。”

惨烈的一幕发生了——

日军发现山顶上还有人在抵抗，山势又陡峭难攻，就用飞机投弹轮番轰炸，狂轰滥炸后，派出数百名日寇往山上攻。七勇士倚靠居高临下的地势并以山顶上的怪石山洞作为掩护，顽强还击，子弹打光了，就用石头砸，用刺刀、枪管、枪托和冲上来的



鬼子肉搏，最后全部壮烈牺牲。

“日军指挥官原本以为帽儿山上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守军，但后来搜遍了整座山，发现只有7具中国军人的尸体。日军却死了160多人，伤了200多人。这名日本指挥官大为‘敬佩’，下令把这7名中国军人安葬在山的南坡，并立了一块碑，上面写着‘支那七勇士之墓’。安葬的时候，日本指挥官带着部下恭恭敬敬在坟前鞠躬。”说到这里，张桂芬的眼圈红了，“鬼子为什么要给中国人立碑、鞠躬，要我说，是我们中国军人用铁血精神战胜了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，他们才给立的碑、鞠躬！”

古北口战役之惨烈，帽儿山只是其中一例。史料记载，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自1933年3月5日中日军队接战始，至5月19日结束，历时75天，其间经历了3个阶段，分别是古北口保卫战、南天门阻击战和石匣一带阻击战。中国军队以劣质武器和血肉之躯，顽强抗击拥有飞机、重炮、战车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关东军，毙伤日军7000人以上，自身伤亡也达到1.6万余人。

由于国民党当时执行“一面抵抗、一面交涉”、以战求和的政策，包括古北口战役在内的长城抗战最终以失败告终。1933年5月15日，第17军奉调离开密云，5月19日，日军不战而克密云县城。

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

告别帽儿山七勇士之墓，张桂芬又带着记者来到古北口南关外，紧挨着公路边是另一处战争遗址——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所在地。

“战争刚结束，古北口这一带的山上、沟里，到处都能看见尸体，都是中国将士的，战争后期来不及运走，遗弃在山上，任风吹，任鸟啄。老百姓不忍心战士的遗体就这么曝露在荒郊野

外，就自发地把尸体背到自家菜窖里。后来，这事儿惊动了古北口关帝庙的住持王乐如，他着急了，说这么多尸体放在菜窖里，能是长久之计吗？他就赶紧找地点，又和古北口商会商议，最后决定，让百姓把尸体从菜窖里背出来，集体安葬在这座公墓里。”

这座公墓始建于1934年，今年上半年刚刚进行一次修缮。进门的门垛上写着一副挽联，上联是“大好男儿光争日军”，下联是“精忠魂魄气壮山河”。门顶上有四块铁方，上面写着“铁血精神”四个大字。

步入墓园，迎面就能看见一个直径10多米的超大坟冢，坐落在苍松翠柏间。“这就是当年王乐如道长主持修建的烈士公墓，老百姓俗称‘肉丘坟’。”说起“肉丘坟”，张桂芬又忍不住落泪了，“当时搜集到700多具（一说360具，记者注）尸体，没有棺木，就在这公路边挖了一个直径18米的大坑，一层尸体、一层芦苇地摆下去。这地方石多土少，挖出来的都是石碴。回填时，乡亲们说不能再让石碴压在烈士们的身上，就从四面八方背来好土，一捧捧地洒向墓穴，最后才建成这座‘肉丘坟’。”

距离“肉丘坟”不到百米，就是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。馆内陈列着上百幅历史老照片，斑驳、模糊的画面上，依稀能看到当年中国将士热血杀敌的英姿。日军侵占密云后，残害普通百姓的暴行，透过照片也历历在目。

自2009年纪念馆开馆以来，张桂芬以讲解员的身份，接待了成千上万名的参观者。“讲了这么些年，每次讲还是会掉泪。”这位朴实的大姐说，那么多中国军人把自己的性命牺牲在了这里，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古北口的现在。自己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，了解这段历史，记住这段历史。

摘自《北京日报》